

蘇聯亞太政策新動向

——評戈巴契夫的海參崴演講——

畢英賢

今（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聯共黨總書記戈巴契夫在蘇聯遠東海參崴（俄名：弗拉吉伏斯托克 Vladivostok）對該港城頒授列寧勳章^①，並發表重要演說。在講辭中，他首先對開發遠東提出若干重要指示，然後說明蘇聯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特別對蘇聯的亞洲太平洋政策有較詳細與具體的陳述，其中不乏新穎與「積極」之處，故頗引起注意。事實上，自去年三月戈巴契夫上臺後，蘇聯開始重視對亞太地區的關係。今年二月，他在蘇共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亞太方面的重要性在增長中^②。近來，蘇聯亞太地區政策的架構已逐漸形成。

另一方面，近兩、三年來，美國外交政策訂者與學者不斷表示，美國政策的重心正從歐洲和大西洋轉向亞洲和太平洋^③。美國助理國務卿席格說，這是一個充滿無限潛力的誘人地區。就實際情形論，美國在亞太地區佔優勢，正如美國蘇聯問題專家查戈瑞亞所說，亞太地區形勢令人

註① 蘇聯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德軍英勇抵抗的各城市，決定給予不同的勳章，分「衛國戰爭勳章」、「列寧勳章」、「英雄城市」勳章。這次海參崴受勳則由於：經濟與文化上的成就，及對遠東發展的重大貢獻。參見：戈立科夫（V. A. Golikov）主編《蘇聯》（*Sovetskii Soyuz*）（莫斯科：政治出版社，一九七七），第三十九頁；《真理報》（*Pravda*），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一頁。

註② 《共產黨人》（*Kommunist*），第四期（一九八六），第五十九頁。

註③ 例如：美國國務卿舒茲（G. Shults），《美國與東協所面臨的挑戰》，《當前政策系列第五九七號》（*Current Policy Series, No. 957*）（一九八四年，美國國務院）；美國副國務卿達姆（Kenneth Dam），《美、日關係展望》，《當前政策系列第五四七號》（一九八四）；強生（Chalmers Johnson），《東亞：危險生存又一年》，《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等六十三卷第三期（一九八三），第七二一至七四五頁；美國助理國務卿席格（Gaston J. Sigur）《預見亞太地區面臨挑戰》，《新聞背景》（一九八六，美國在臺協會文化新聞組），BG—八六—十六。

振奮，在總的權力平衡上，對西方有利^④。在這種格局下，蘇聯向亞太地區進取的圖謀，頗難得逞。但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並非無懈可擊，蘇聯依然有隙可乘。

蘇聯在亞太地區未來的發展，不僅會影響該地區的「力量對比」，而且會對全球戰略形勢發生不可忽視的衝擊。本文擬概括指出莫斯科亞太政策的主要方向，探討亞太地區的現勢及蘇聯在該地區所追求的戰略目標，進而窺測亞太局勢可能的發展。由於「亞洲集體安全」構想在蘇聯的亞太政策中仍佔顯著地位，所以將對它作較詳細的折述。

戈巴契夫海參崴的講辭

今年四月，蘇聯就其亞太政策發表了一個「蘇聯政府聲明」^⑤。在蘇聯對亞洲關係史上，這是罕見的現象。當時，若干觀察家感覺到，這是克里姆林宮新亞太政策的發軔，也是系列措施與活動的起步。接著，蘇聯學術刊物與宣傳機器，不斷分析亞太局勢的發展，宣揚莫斯科有關這方面的倡議。七月底，戈巴契夫到達海參崴，對這個「政府聲明」親自作用了詮釋與補充。他的講辭很長，在七月二十九日的《真理報》上佔了兩版多^⑥。以下僅就蘇聯對外關係部分，摘錄戈巴契夫談話的重點。

按照蘇共黨綱「新版本」規定，蘇聯當前的基本任務是「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⑦。因此，戈巴契夫在海參崴說，蘇聯人民需要和平，因而一再呼籲：停止軍備競賽、終止核子瘋狂、消除核子武器、堅持以政治途徑解決區域衝突。他指責美國統治集團，堅守一個死的框框：凡是對共黨國家有利的，就應該反對。蘇聯人認為，美國加緊軍備競賽，不僅爲了超額利潤和備戰，而且還爲了一個不負責任的目標，那就是：使蘇聯經濟枯竭，阻止其發展計劃的實行。蘇共領袖向西方表示，這種方法過去無效，未來依然註定失敗。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很多地方必須突破傳統的外交手段、政治思想、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概念等。戈巴契夫說，站在海參崴，他很自然地從亞太角度看世界政治。檢討過亞太情勢後，他提出一些蘇聯的基本立場與建議^⑧。

註④ 查戈瑞亞 (Donald Zagoria)，《蘇美在亞洲的競爭》，載舒曼 (Marshall D. Shulman) 編《在第三世界的東西緊張》(East-West Tensions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0)，第九十一頁。

註⑤ 蘇聯政府聲明，《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一頁。

註⑥ 戈巴契夫在弗拉米伏斯拉克獲頒列寧勳章的典禮上的講辭，《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一至三頁。

註⑦ 《共產黨人》，第四期（一九八六），第一〇〇頁。

註⑧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頁。

一、蘇聯也是亞太國家，極關心該地區的複雜問題：近年來，蘇聯言論經常提示此一觀點，戈巴契夫特別站在遠東港口予以強調。不過，他說，蘇聯在亞洲並不要求特殊地位，不會犧牲他國的安全以鞏固自己的安全；祇希望與各國共同努力與合作，在亞洲地區共同建立新的、公義的相互關係。

二、蘇聯的亞太政策方針：蘇聯領袖說，其亞太政策方針雖然是蘇共二十七次所訂蘇聯國際活動綱領的一部分，但是綱領並非一成不變的框框，而是依照經驗所確定的原則與方法。當前蘇聯亞太政策的重點在與各國加強雙邊關係，不論其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如何。

三、銳意與中共改善關係：戈巴契夫說，由於多種原因，蘇聯與中共關係極具重要性。首先，雙方陸地相連，成爲世界上最長的陸地國界線，兩國人民及其子孫註定要永遠爲鄰。其次，國際發展在很多方面受這兩個「最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他認爲，近年來雙方關係已有顯著的改善。因此，他願意強調幾點：第一、蘇聯願意在任何時候和任何級別上，極其認真地同中共討論任何問題，以便採取促進睦鄰氣氛的措施。第二、蘇聯人民了解並尊重中共所提出的現代化目標。第三、雙方優先加速社會經濟發展，很相近似，理應相互支持，交換經驗。近年來，雙方的經濟關係頗有進展，令人滿意；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仍大。第四、在談及邊界黑龍江（俄稱阿穆爾 Amur）時，戈巴契夫說，正式界線可在主航道上。同時，他建議，雙方共同利用黑龍江的水利資源。（按：以往莫斯科堅持，中蘇邊界係沿黑龍江及烏蘇里江之中方江岸而行。在戈巴契夫發表海參崴談話不久後，蘇副外長賈丕才表示，烏蘇里江亦將按新原則定界）。第五、關於雙方合作興建聯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與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的鐵路問題，蘇聯政府正準備給予肯定的回答。第六、建議同中共進行太空合作，包括爲中共訓練太空人。第七、蘇聯準備同中共討論雙方沿邊界各自相應減少軍隊的問題。

四、自外蒙及阿富汗有限撤減蘇聯軍隊：目前，蘇聯正同外蒙首腦討論關於從外蒙古撤出相當多的蘇聯軍隊的問題。同時，戈巴契夫正式宣布，蘇聯政府在全面考量現實情況並與阿富汗政府磋商後，已決定在一九八六年底之前，從阿富汗撤出六個團及其裝備與武器。這六個團包括一個坦戰團、兩個摩托步兵團及三個高射砲團。

五、有意改善對日本關係：蘇共總書記認爲，蘇聯與日本關係上已出現好轉的徵兆，這是件好事。當前世界的客觀形勢要求這兩個國家，在健康的、現實主義基礎上，在心平氣和的氣氛中，加強合作，「不要受過去問題的束縛」。實際上，今春以來雙方關係已獲改善，兩國外長已交換了訪問。爲了進一步改善對日關係，戈巴契夫提出四點建議。第一、雙方最高領袖互相訪問；第二、促進經濟合作，特別在兩國相接的地區，首先討論建立聯合企業問題。第三、建立長期合作、共同從事海洋研究，並在探測太空問題上，相互配合。第四、日本在外交關係中有一個靈活的做法，也就是所謂「經濟外交」。現在，應當利用此一方法增進蘇日合作。

六、承認美國為太平洋大國：蘇聯與美國的領土相隔祇有七公里（在白令海峽大、小狄奧米得島之間）。因此，戈巴契夫不但承認美國是太平洋大國，同時也承認它在該地區的經濟與政治利益。所以，欲解決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與合作問題，必須有美國的參與。蘇聯首腦說，令人惋惜的是美國無意於此；一提到安全問題，美國就把話題轉到「蘇聯威脅」的老套上。他說，蘇聯追求的是和平的、睦鄰的、平權的關係。在對美國關係中，最重要的一句話乃是：停止軍備競賽。蘇聯贊成與美國舉行另一次高峯會議；但是這一會議應當有助於蘇美關係正常化、國際局勢健康化，並能加速裁軍談判的過程。

七、蘇聯東方的軍力部署旨在防衛：戈巴契夫說，關於蘇聯在東方增建軍力的猜測甚多，他特別鄭重地宣布，蘇聯在東方的武裝力量僅維持防衛國家及其盟邦的最低限度，尤其考慮到美國在蘇聯邊境附近的軍事活動。此外，他保證，將來在歐洲所裁減的SS—二〇中程飛彈決不移往東方或任何其他地區。同時，他主張解散任何軍事集團，反對在亞太地區內存有外國軍事基地。

八、召開太平洋會議：蘇共總書記提議，按照赫爾辛基「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形式，召開「太平洋會議」以解決亞太地區的問題。他並建議，以廣島作為太平洋會議的地點。廣島是日本的一個島，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遭到美國第一顆原子彈轟炸。

亞太地區的形勢

亞太地區擁有豐富資源，經濟快速發展；在政治與軍事方面深受美國的強烈影響；在經濟方面，日本的勢力極為顯著。長期以來，蘇聯的亞太政策幾乎無成就可言。在這種情形下，蘇共新領導要想在亞太地區建立勢力，與美國進行另一場競爭，自非易事。

據估計，太平洋的礦源包含全世界海洋石油及天然瓦斯蘊藏量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以及數量極多的鐵錳結核體。該地區各國的鉛鑛藏量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六，鋅佔百分之四十七，鎳佔百分之四十一，鈷佔百分之三十七，銅佔百分之三十二；此外，尚蘊藏錫及其他稀有金屬^⑨。

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表現出驚人的活力，在過去幾年內，達到全世界最高的經濟成長率。一九八二年內，美國與亞太各國的貿易額佔其外貿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七；到了一九八四年，已增至百分之三十一，其總值達一千六百九十億美元。過去五年內，美國在亞太的投資成長百分之六十五，投資總額達三百億美元^⑩。在這個地區內，日本的財經活動極為活躍，尤其在東南亞

註⑨ 珈夫瑞契夫 (I. Gavrichev)，〈亞太地區：對抗或者合作〉，《國際生活》(Mezhdunarodnaya Zhizn)，第六期（一九八六年），第一〇七頁。

註⑩ 科瓦倫科 (I. I. Kovalenko)，〈不要對抗，祇要合作〉，《遠東問題》(Problemy Dal'nego Vostoka)，第二期（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頁。

國協之內，幾乎滲入每一個經濟領域；在號稱「新興工業國家」的中華民國、南韓、新加坡及香港，日本的經濟活動也相當有基礎。

在亞太地區內，除中南半島外，其他各國基本上維持和平。事實上，和平與繁榮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除一些共黨政權外，亞太地區各國大多對蘇聯沒有興趣，縱有來往，也不很密切。就經濟關係而言，太平洋地區的十三個亞洲國家^⑩及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與蘇聯有貿易往來。這十五個國家一九八五年與蘇聯的貿易額共計一百零一億三千一百萬盧布（以一九八五年底滙率計算約值一百二十六億六千三百七十萬美元），祇佔蘇聯一九八五年外貿總額的百分之七點一^⑪；其中，以日本與蘇聯貿易額最大，達三十二億多盧布，佔蘇聯對亞太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一點六。與一九八四年比較，亞太地區國家與蘇聯貿易量多有增長，祇有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及菲律賓未增反降。

除共黨國家外，亞太國家都是獨立的，有些與美國有同盟關係，有些祇是友好關係，但在政治上大多是反蘇的。這一區域在政治上的穩定性，使蘇聯難有進取的機會。特別是東協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婆羅乃和新加坡）、南韓及中華民國，都屬於快速發展外貿的國家，傾向西方民主，對蘇聯的擴張都不能接受^⑫。日本認為蘇聯是其主要威脅，「北方四島」成爲日蘇雙方難以改善關係的主要原因。

在亞太地區內，即使共黨國家，其與蘇聯之間也存在著問題。外蒙成爲蘇聯的附庸乃是由於需要，不是出於意願或傳統。越南與北韓需要蘇聯的援助，但並不順從莫斯科的領導與指揮^⑬。中共雖推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但在實際關係上，仍較接近美國與日本。例如，在一九八五年內，中共與蘇聯的貿易額爲十九億美元，而中共與美國的貿易額爲六十四億二千萬美元，與日本更高達一百六十五億七千萬美元^⑭。

七十年代內，蘇聯的太平洋海軍力量不斷增加，曾一度令美國海軍當局擔心。七十年代底，美國海軍作戰司令海華德（Thomas Hayward）認爲，美國的海軍祇夠作平時的前進部署；在戰時，顯然不足以控制一切重要地區。他認爲，太平洋地區

註⑩ 這十三個國家是：緬甸、越南、印尼、高棉、北韓、寮國、馬來西亞、外蒙、新加坡、泰國、菲律賓、日本及北平政權。

註⑪ 蘇聯一九八五年元月至十二月外貿統計資料，〈外貿月刊〉（*Vnashnaya Torgovlya*）附刊（一九八六，莫斯科），第一至四頁。

註⑫ 羅賓遜（Thomas Robinson），〈八十年代內的蘇聯與亞洲〉，〈亞洲觀察〉（*Asian Survey*），第二十一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元月），第十四至三十一頁。

註⑬ 特瑞斯卡（Jan F. Trisk），〈蘇聯與亞太國家：認知與現實〉，〈高麗國際研究雜誌〉（*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第十五卷第二期（一九八四年春），第一一五至六頁。

註⑭ 北京週報（英文版），第五期（一九八六），第二十八頁。

的美國海軍祇能選擇性地維持通往日本的海上交通線^⑧。但是，這種說法並不能顯示蘇聯在太平洋的海軍力量，已達到、甚至超過美國在太平洋海上力量的水平。因為，美國海軍當局這種評估的前提完全基於絕對優勢的要求，同時也包含著向美國國會爭取軍事干預的動機。

無論如何，較之六年以前，美國太平洋海軍的現況已獲得重大改善。第一、美國現行政策較以往更重視太平洋地區，美國在太平洋內的艦隊實力不再下降；在可預見的未來，其艦艇總數將增加至六百艘，而航空母艦將增至十五艘。第二、美國目前在太平洋地區有六艘航空母艦（第七艦隊有兩艘），不久將增為七艘；蘇聯祇有兩艘。航空母艦是控制海洋不可或缺的要件。第三、在戰略潛艇及一般用途潛艇方面，美國在數量上雖不及蘇聯多，但性能較優越。美國的潛艇不易被對方偵察；相反的，美國的潛艇偵察系統相當敏感，可輕易地發現對方潛艇。此外，美國潛艇人員的訓練較嚴，效能較高。第四、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海軍基地有：日本的橫須賀（Yokosuka）、菲律賓的蘇必克（Subic）、關島的阿帕拉（Apra）及中途島（Midway）。蘇聯除了本土的海參崴、蘇維埃港（Sovetskaya Gavan）及彼得羅帕夫羅夫斯克（Petropavlovsk）外，僅可使用越南的金蘭灣（Cam Ranh Bay）^⑨。

此外，美國在亞太地區內分佈了三百多個軍事基地與軍事設施；在蘇聯東面和南面周邊以及其他共黨國家邊界附近，五角大廈設立了將近一百個軍事基地和飛機場^⑩。至於蘇聯，除了越南的金蘭灣、峴港和高棉的金磅遜港外，在亞太地區別無軍事基地。因此在整個形勢上，自然難與美國匹敵。

在過去的十年內，蘇聯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並未能轉變成蘇聯在該地區的政治力量或影響力；相反的，使蘇聯在亞太地區的處境更糟^⑪。

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蘇聯國力較弱，且全力經營歐洲，在其他地區尚無力追求任何遠程目標。在亞太地區，蘇聯當時

註⑧ 丹尼爾（Donald C. Daniel），妲麗亭（Gael D. Tarleton），〈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軍〉，〈亞洲太平洋共同體〉（Asia Pacific Community），第三十一期（一九八六年），第一一九至二一〇頁。

註⑨ 同註⑧，第一一八至一二四頁。

註⑩ △和平與進步戰略▽，〈遠東問題〉，第二期（一九八六年），第五頁。

註⑪ 特瑞斯卡，〈蘇聯與亞太國家……〉▽，第二九頁。

的主要戰略目標是削弱美國在中國、韓國及日本的力量。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後，與蘇聯締結同盟條約，使莫斯科在東亞有了發展的起點。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三年間，美國大力協助南韓抵抗北韓的侵略，限制了蘇聯勢力的進一步發展。韓戰結束之後，蘇聯對日本已不再存有奢望，於是與日本政府展開了緩慢的關係正常化過程。同時，美國在日本及南韓的駐軍並無撤離打算，蘇聯要想把美國的勢力從亞洲趕走、把自己的勢力向太平洋展伸，已更加困難。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中蘇共衝突激化，使蘇聯的亞太政策受到極大的衝擊。此時，圍堵中共已成爲蘇聯亞洲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七十年代內，東西和解之後，蘇聯有較多能力經營亞洲，不僅在中蘇邊界逐漸增加地面部隊；同時，其太平洋艦隊的實力也開始增強。一九七六年二月蘇共二十大時，重新強調蘇聯在亞洲的地位，並確定了新的亞洲政策，要在「亞洲各國共同努力的基礎上，進行保障亞洲的安全」^②。此時，蘇聯原想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作爲削弱美國的影響力、進取亞太的主要手段。但是，在七十年代後半期，除了印支三邦赤化外，蘇聯在亞太地區並無多大成就。進入八十年代後，蘇聯內政與外交陷入困境，自然無暇經營亞太地區。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上臺，才再度注意亞太地區。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戈巴契夫在歡迎印度總理拉傑夫·甘地 (R. Gandhi) 的宴會上說，應該考慮利用歐洲經驗，以集體的方式處理亞洲安全問題。他也理解到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不過，他指出，赫爾辛基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蘇共領袖提議，可利用不同的途徑達成「全亞論壇」(All-Asian Forum) 的召開，以便各國交換意見，共同尋求解決問題之道。這些不同的途徑包括「雙邊談判與多邊協商」^③。所謂「全亞論壇」就是赫爾辛基式的「亞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實際上也就是布里茲涅夫 (L. Brezhnev) 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構想。戈巴契夫舊話新提，顯示他對亞洲懷有極大興趣。很自然，戈巴契夫的這段講話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其後，蘇聯方面有關亞太地區的宣傳或論著，大多以這段講辭爲軸心。

一九八六年四月，蘇聯發表的關於亞太政策的「政府聲明」，也是根據這個觀點發展出來的。七月底，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發表的演講中，提出不少新的具體意見或建議，表現得更積極、更務實與更具彈性。毫無疑問，蘇聯的新亞太政策正在形成中，其基本架構業已確定。以下，依據蘇聯有關文件，探索蘇聯現行亞太政策所隱含的戰略目標。

一、調整全球戰略，歐亞並重：蘇聯當局已理解，以往在對外關係上過份偏重歐洲與美國，以致與亞太國家間的關係很疏遠。戈巴契夫上臺後，立即更正這個缺點。在調整戰略之同時，最近蘇聯外長在東北亞、副外長在東南亞積極活動。此時，適逢美國保護主義壓力上升，亞太許多國家甚表不滿，正是蘇聯進取的適當時機。

註② 《消息報》(Izvestia)，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一、三頁。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二頁。

二、侵蝕美國勢力，逐漸插手亞太事務：蘇聯亞太政策的首要目標是拉攏中共與日本，其次是東南亞，然後是南太平洋。蘇聯意圖積極改善與此一地區各國的關係，逐漸抵銷美國既存的勢力；同時利用各種手段，特別是經濟與文化手段，建立自己的影響力。

三、在美蘇限武問題上，對美國間接施加壓力：一年多以來，蘇共新領袖在裁軍限武問題上，向美國作出多次妥協性建議；至今，美國未作重大讓步；對「星戰」計畫亦拒絕討論。近數月來，蘇聯採迂迴策略，在西歐遊說法國、英國、德國等，在東方拉攏中共與日本等，對白宮間接施加壓力，企圖迫使美國調整其對限武和裁軍的立場，尤其要美國在下次美蘇高峯會議上讓步。

四、防止「太平洋共同體」及其他反蘇政治與軍事集團出現：最近數年來，日本與美國方面籌組「太平洋共同體」。在擬議中，這個共同體的成員將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及東協六國。在進一步發展後，可能讓中華民國、南韓及香港加入；並且，容許中共有條件參加。顯然，亞太地區的其他共黨國家包括蘇聯在內，未必接納。蘇聯認為，這個共同體所標榜的目的，顯然是「發展各國間的經濟關係」^②，但是，將可能轉變成「一個閉鎖的區域團體，另一個軍事集團」^③，所以蘇聯在四月下旬的「政府聲明」中曾予極力反對。不過，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的講話中對此點未作直接批評。這並不意味，蘇聯在這個問題上業已放鬆；祇是，他講話的重點不在此，而是要籌組赫爾辛基式的亞安會議。

五、開拓亞太地區國際市場，以經濟手段作為進取手段：加強對亞太地區的經貿關係是蘇聯亞太政策新動向之一。這是基於兩個因素：第一、在蘇聯第十二個五年（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計畫內，蘇聯大力推展對外貿易，預計五年內要增加百分之五十；在未來十五年內要增加兩倍^④。第二、正如蘇聯所公布，多年來蘇聯重視其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的開發。如今此一地區的工業與農業基礎不斷成長，貝阿鐵路（BAM）已竣工，再加上最豐富的自然瓦斯、煤及其他礦物能源、天然木材資源等，已使蘇聯有最重要的物質條件跟亞洲太平洋地區從事更加積極的國際分工、經貿與科技合作^⑤。因此，戈巴契夫要求加速發展蘇聯遠東地區的出口能力。目前，同蘇聯其他地區比較，遠東地區的外銷量極低，與其經濟潛力不成比例，應予改善，使遠東成爲一個「

註② 伽夫羅契夫，〈亞太地區……〉，〈國際生活〉，第六期（一九八六年），第一〇八頁。

註③ 蘇聯政府聲明，〈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一頁。

註④ 亞里斯托夫（B. Arisov，蘇聯對外貿易部長），〈對外貿易——新任務的水平〉，〈蘇聯外貿月刊〉（*Vneshnaya Torgovlya, SSSR*），第五期（一九八六年），第四頁。

註⑤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四頁。

專業出口基地」²⁶。蘇聯向亞太市場進軍，除了經濟圖謀外，尚有政治動機。蘇共黨綱（新版本）說，「太平洋盆地已成為新的經濟與政治競爭中心」²⁷。同時，蘇聯經濟關係學者馬克妲桃娃（M. Maxitova）說，在亞洲的貿易中，仍有很多空隙，蘇聯可以填補²⁸。如果蘇聯在亞太地區的經濟關係有所成就，其政治影響力可隨之增長。

六、召開赫爾辛基式的「太平洋會議」：這是蘇聯當局在亞太地區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標，也是其向亞太地區進取的主要手段。這個問題牽涉較廣，下節專論。

亞安體系與太平洋會議

早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當「東南亞公約」集會時，蘇聯塔斯社（TASS）就曾受蘇聯政府之託，發表入聲明予以批評，其中提到：「基於各國人民和平與安全利益，蘇聯深信，應該設法使國際情況真正的健康化，並在各國中間建立不可或缺的信賴，其途徑是在歐洲和亞洲建立集體安全體系，以取代軍事集團，另一途徑是鞏固和擴大亞洲的和平區。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步驟將是簽結亞洲集體和平公約」²⁹。十多年之後，一九六九年六月，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上說：「現時的國際上的迫切問題不妨礙我們從事一個較長期的任務，那就是：在密佈著新的世界大戰與發生軍事衝突威脅的地區內建立集體安全體系。這是現存軍事政治集團的最佳替身」。他並強調，應當把建立「亞洲安全體系」的任務列在日程表上³⁰。

七十年代初期，當東西和解之初，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有了起步，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達到高潮，三十三個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和加拿大的領袖們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會議上，簽署了一個「最後文件」（The Final Act）。相反的，亞安體系毫無成就。戈巴契夫如今要以赫爾辛基的形式促開「太平洋會議」。

在本質上，三十年來，蘇聯的「亞安體系」構想沒有多大改變，那就是，以一個集體組織代替對抗性的軍事集團。不過，在

註²⁶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頁。

註²⁷ 《共產黨人》，第四期（一九八六年），第一〇八頁。

註²⁸ 馬克妲桃娃是蘇聯國際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關係部的主任，文中所言，引自《國際先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九頁。

註²⁹ 入塔斯社聲明，〈真理報〉，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第五頁。

註³⁰ 《消息報》，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第一頁。

實踐方式上先後所有不同。早期，蘇聯政府曾希望簽訂一項「亞洲集體和平公約」。這個目標不但在當時不切實際，就是在八十年代後半期也不可能達成。

一九八五年五月，戈巴契夫建議召集一個「全亞洲論壇」(Obshcheaziatyky Forum)，今年四月「蘇聯政府聲明」也提出同一建議。但是，戈巴契夫在七月二十八日的講話中換了一個名稱：「太平洋會議」(Tikhookeanskaya Konferentsiya)。在地理概念上，這有很大的差別。「全亞」應該包括西南亞、甚至中東；但不含紐、澳、美、加等。而「太平洋」則排除了西南亞及中東，但包涵了紐、澳、南太平洋諸島國、美國與加拿大等。按照戈巴契夫自己的界定，凡是依傍太平洋的國家皆可參加這個會議。不過，他接著強調說，蘇聯主張把整個亞太地區納入這個創造國際安全的過程。如果這會議可能召開，他建議以慘遭第一枚原子彈轟炸的廣島為會議地點，並把它稱之為「亞洲與太平洋的赫爾辛基」。

戈巴契夫就亞太安全問題，列出五點具體計畫^⑩。

一、調整區域性問題：其中包括高棉問題以及東南亞的一些其他問題。戈巴契夫認為，這些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共與越南關係的正常化。他認為，印支國家與東南亞國家中間，建立相互能夠接受的關係，是可能的。此外，韓半島問題也可以解決。

二、防止核武器擴散：蘇聯主張，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佈設障礙，阻止核子武器的擴散與發展。蘇聯保證不在其所屬亞洲地區內增加部署中程核子飛彈；支持南太平洋宣布為「無核區」，並同意北韓關於在韓半島建立無核區的建議。

三、降低太平洋海軍艦隊的活動：蘇聯建議，就此一問題開始談判，特別是要減少裝備有核子武器的艦艇的活動。如果防潛武器的競爭被限制，並且協議在太平洋某些區域內不作反潛活動，則有助太平洋地區的穩定性。蘇聯堅決支持恢復關於使印度洋變成和平區的談判。

四、裁減傳統武力：蘇聯建議，在亞洲大量裁減武裝力量與傳統武器，使其水平達於合理而足夠的低限。戈巴契夫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應分階段、局部進行；例如，可以從遠東開始。就此而論，蘇聯準備與中共討論相應降低地面武力水平的措施。

五、討論關於互信與不使用武力的措施：蘇聯認為，早就應該討論這個問題。現在，可以從比較簡單的問題着手。例如先討論有關太平洋海上交通安全的措施，以及防止國際恐怖主義的措施。蘇聯願意以海參崴作為召開這類會議的地點。

最後，戈巴契夫向所有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呼籲，為和平與安全而共同努力，在這方面，聯蘇願意同任何人談判。以上，就是蘇聯追求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集體安全的初步方案。

註⑩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三頁。

有關方面的反應與可能發展

基本上，蘇共總書記在海參崴演說中的外交部分是針對美國、日本及中共而發；向美國表現了「和解」的意願，向中共與日本陳述了改善關係的希望。從另一個角度看，蘇共亞太政策的新取向就是對美國在亞太勢力所發出的新挑戰。日本是美國在遠東的主要盟友，在東亞問題上，雙方密切配合。中共是美國的一張「牌」。局勢雖然與七十年代不同，但華盛頓仍有一些人對這張「牌」戀戀不捨。因此，它們對蘇聯建議的反應各不相同。總的說來，日本熱烈，中共審慎，美國冷淡。

對蘇聯從阿富汗撤回六個團的計畫，美國官方嗤之以鼻。美國政府表示，蘇聯駐在阿富汗的軍隊將近十二萬人，僅撤去六個團（六至八千人），為數太小，而且這可能是正常輪調。白宮認為，如果莫斯科有興趣解決阿富汗問題，就應當詳列一個時間表，短期內全部撤兵。^②此外，美國對中共與蘇聯進一步和解一事，甚為關切；若中共與蘇聯相應裁減邊界軍隊，美國擔心蘇聯會把抽調下來的部隊投進東歐，給美國增加麻煩。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務卿舒茲因為蘇聯向中共提出修好建議，已囑國務院對美國亞洲政策作一檢討^③。

日本方面對蘇聯領袖演說的反應比較熱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對戈巴契夫關於訪問日本的示意表示歡迎，且希望儘早實現。雙方外交官員已就戈巴契夫訪日一事進行接觸；據預測，明年初或可成行。中曾根表示，蘇聯外交與經濟正處在困境之中，戈巴契夫及早訪日，有助於蘇聯在亞洲取得成就^④。此外，日本對戈巴契夫所宣布的亞太地區新政策中的若干點表示懷疑，例如，自阿富汗計畫撤兵的質與量都不夠，日本不能接受赫爾辛基式的「太平洋會議」。此外，日本當局也反對在廣島召開這種會議，認為如果這樣做，無異是「日本中立化」的起點^⑤。廣島成為赫爾辛基，日本豈不成為芬蘭？

儘管美國、日本以及其他若干西方國家都認為戈巴契夫的亞太新政策中，最主要的重點是改善對中共關係；但是，戈巴契夫發表演講後，中共的反應却遲緩而審慎。在他發表講辭一週之後，中共鄧小平、「外交部」發言人俞志忠、「外交部長」吳學謙等才相繼正式表態。他們的談話都很簡短，對很多問題未作詳答。鄧小平認為，戈氏的講話包含了一些「積極因素」，中共將仔

註②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日，第一頁。

註③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九八六年八月四日，第十五頁；《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二日，第四頁。

註④ 《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日，第一頁。

註⑤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六年八月五日，第四頁。

細研究它³⁶。其餘各人的反應要點如下：(一)關於對話問題，中共與蘇聯間已經有了一定級別的對話，問題不在級別，而在於進行認真對話，取得實質進展。(二)關於利用黑龍江水利資源問題，不久前已交換過意見，現在正在就這個問題制訂相應的協議。(三)關於太空合作問題，中共正在研究中，尚無決定。(四)關於從阿富汗撤出部分蘇軍問題，中共認為僅撤出六個團不夠，應迅速全部撤離。(五)關於蘇聯從外蒙部分撤軍問題，中共尚未作出評論。(六)關於召開亞洲太平洋會議問題，中共認為，為了保障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蘇聯必須首先採取實際行動，大量削減已經部署的飛彈核武器，緩和本地區的緊張局勢，消除阿富汗和高棉這兩個熱點。(七)關於高棉問題，蘇聯沒有提出新的建議³⁷。中共「外長」對蘇聯新建議表示歡迎，但是覺得，距消除「三大障礙」(大量蘇軍駐紮在中蘇邊界及外蒙古，蘇聯侵佔阿富汗及蘇聯支持越南侵佔高棉)尚有一段很大距離。他說蘇聯迴避了越南從高棉撤軍問題，也令中共不滿³⁸。

西方外交界認為，蘇聯自阿富汗有限撤軍數量太小，對大局不會發生積極影響。阿富汗外交部長陶士得(M. Dost)認為，這是趨向政治解決阿富汗問題的一個重要步驟。駐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反抗軍領袖們則懷疑蘇聯撤軍的誠意。外蒙已宣布，支持戈巴契夫自外蒙部分撤軍的建議。越南共黨總書記長征與戈巴契夫共同表示，願與中共關係正常化。

蘇聯在公布亞太地區新政策後，若能繼之以一定程度的實際行動，則可能有下列發展趨向。

一、中共與蘇聯關係可能有較明顯的進展：戈巴契夫在其演講中對中共所謂的改善關係「三大障礙」已作出部分妥協性的承諾(自外蒙與阿富汗部分撤兵)。今春，蘇聯副外長賈丕才曾表示，越南可能提前於一九八七年從高棉撤兵，而不是原訂的一九八〇年³⁹。此外，蘇聯也願沿黑龍江及烏蘇里江調整邊界線。因此，中共與蘇聯關係在未來數月內雖不易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但將有顯著的發展。

二、日蘇關係可能大幅改善：日本對戈巴契夫的演講最感興趣。尤有進者，中曾根康弘迫不及待地希望戈巴契夫儘早訪日，揆其原因：(一)戈巴契夫一旦訪問日本，將是第一名蘇聯最高政治領袖的蒞臨，不僅可提高中曾根個人的聲望，而且可以改善日本在政治上「美國影子」的形象，作為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第一步。如果戈巴契夫在「北方四島」問題上作出部分讓步，則更將

註³⁶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第一頁。

註³⁷ 《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第一頁；英文《中國郵報》(臺北)，一九八六年八月二日，第二頁；《大公報》，七月三十一日，第一頁；《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二頁。

註³⁸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第一頁；《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第一頁。

註³⁹ 賈丕才在莫斯科的記者招待會，和平與進步廣播臺(華語廣播)，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播出；《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第四頁。關於越南自高棉撤兵問題，祇在前者內提出，後者對此略而不提。

是中曾根本人的意外收穫。戈巴契夫既然對中共邊界線已作讓步，對日本在領土問題上也作出一些讓步，並非全無可能。(二)戈巴契夫訪日後，日本可與蘇聯大幅增進經濟關係。值此美國保護主義氣焰高升之際，日本亟需開拓國際市場。(三)疏解日本國內反核運動情緒。

三、蘇聯乘機進取東南亞：東南亞原是日本的主要國際市場之一。近年來，日本對該地區的政策已從含有純經濟動機，逐漸含有政治與軍事意圖。東協各國已經意識到此點，對日本戒心日增。同時，由於美國保護主義抬頭與國際原料跌價，東南亞各國遭遇程度不等的經濟困難。蘇聯正好乘機南下，以圖進取。其實，蘇聯在該地區的活動早已顯著加強。

四、蘇聯將繼續經營南太平洋：南太平洋原是美國的天下，蘇聯原無立足之地，也無多大興趣。一九八四年紐西蘭工黨執政，不准核子動力及携有核武器的船艦進入該國領海，導致美紐關係惡化，使「澳紐美安全條約」(ANUS)瀕臨解體。此外，南太平洋中多數小型島國缺乏天然資源，靠捕魚為生；若干國家已宣布二百海里經濟區，而美國不予承認，致使一些小國轉向蘇聯，以捕漁權換取蘇聯的經援，此一趨向方興未艾^④。去年，該地區國家舉行「南太平洋論壇」會議，簽署「拉羅東珈條約」(The Treaty of Rarotonga)，宣布南太平洋為無核區。戈巴契夫的演講正迎合這一點，支持南太平洋的無核區運動，自然會受該地區人民與政府的歡迎。美國獨霸南太平洋的形勢將深受影響，甚至一去不復返。

五、蘇聯在亞太地區的經濟活動將升高：加強對亞太地區各國的經貿關係與科技合作是蘇聯對外政策中的重要部分。從經濟觀點看，蘇聯近一、二十年來大力開發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興建第二條西伯利亞大鐵道、建築東方港(Vostochnyy)，擴充原有海港，不但逐漸具備開展亞太市場的能力與基地，而且日益有此需要。從政治層面看，蘇聯利用經貿向亞太地區伸展影響力，遠勝於運用它的太平洋艦隊。

結 論

蘇共喉舌公眞理報^⑤把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的演講稱爲「亞洲的和平綱領」，是蘇聯國際活動總綱領的組成部分^⑥。綱領是實際行動的指針，今後蘇聯若有能力逐步實行此一綱領，並能持之以恆，則在可預見的將來至少可發生下列影響：

註④ 華爾納(Denis Warner)，〈南太平洋：美國似已失敗〉(South Pacific: America May Have Missed the Boat)，〈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第四頁。

註⑤ 公眞理報^⑤，一九八六年八月九日，第一頁。

一、日本親美國關係將逐漸疏遠：日本自從成爲經濟大國之後，一心想成爲政治大國。欲成爲政治大國，必須模仿當年法國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作法，在政治上擺脫對美國的依附，並與蘇聯改善關係。以往，蘇聯對日本政策僵硬無彈性，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蘇和約至今尚未簽訂，自然無法改善政治關係。如果蘇聯能改弦易轍，自然受到日本的歡迎。

二、中共、美國、蘇聯亞太三角關係將更趨複雜，並可能爲中共、日本、美國、蘇聯四角關係所取代：中共與蘇聯改善關係乃是基於國內與國際因素，兩者交往將日益頻繁，政治關係、乃至黨與黨關係的改善祇是時間問題。中共與蘇聯關係變化到一定程度，中共與美國、美國與蘇聯關係也將隨之變化。事實上，戈巴契夫企圖大幅改善對中共關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攪亂現存的亞太三角關係。在此同時，日本若與蘇聯改善政治關係，在國際事務上具備獨立立場與形象，則在亞太事務中便能舉足輕重，成爲亞太地區四角關係中的一角。

三、東南亞對蘇聯的抗拒力將降低：日本在東南亞壟斷經濟，已令當地人民與政府不滿，近來，日本與美國資本家競相支配該地區豐富資源，使這些國家意識到東京政治經濟戰略的威脅性，而羣起抗議，並謀對策^④。東南亞國協國家，對蘇聯本無好感；但權衡之下，日本的威脅性大於蘇聯。因此，在蘇聯的大力推動下，情況可能會變得對蘇聯有利。

四、非核區運動可能蔓延：如今，南太平洋反核條約已成立，今年二月初，「南太平洋論壇」代表團訪蘇，就南太無核區問題相互磋商；蘇聯對南太無核區的建立表示支持^⑤。日本國內，無核運動尤其普遍，去年底已有九百個地方由當地自治組織宣布爲無核區^⑥。這一運動的範圍與強度，在蘇聯的鼓動下，勢將加大與升高。總有一天，對美國海軍在太平洋的活動將造成有感影響。

五、美、蘇在亞太地區的爭霸活動將趨向強烈：美國近年來，已把外交重點移向亞太地區；如今，蘇聯跟進。今後，美、蘇在亞太地區、在各個層面，將展開爭奪戰；太平洋也許不再太平了。

註② 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經貿攻勢之後就是軍事政治擴張，〈國外〉（Za Rubezhom），第二十九期（一九八六年），第八、九頁。

註③ 眞理報，一九八六年二月五日，第四頁。

註④ 眞理報，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第五頁。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